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孫大森

經問卷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徐東字曼倩上虞人仲山先生之子傳是齋問

問先司馬公謂說經門戸有一非必有一是學人第傳其是者故此齋以傳是為名今先生于前儒說經說禮樂多有兩非無一是者即如宋之濮議明之大禮議謂兩議俱不是固已石破天驚矣若舊議郊祀

之禮鄭玄謂圜丘祭上帝祈穀祭感生帝而王肅闢之謂圜丘即郊郊即圜丘自三國至今無不是王非鄭者而先生又謂鄭王兩議俱不是豈三禮外又别有郊祀禮耶何也

曰鄭氏之不是人皆知之禘本廟祭而鄭氏以冬至圜丘之祭與孟春祈穀之祭皆改名曰禘以為圜丘與郊皆是禘祭謂天神有六冬至祭天皇大帝于圜丘祇祭一天帝而以嚳配之國語祭法所云周人禘嚳而郊稷

者此則圜丘之禘也非郊禘也夏正祀五方五帝自軒黄以來各祭五德所感生之帝謂之感帝之禘周以木德王當禘蒼帝靈威仰而配之以稷大傳喪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此禘也然此是郊禘非圜丘之禘也夫以五年大禘三年吉禘四時夏禘康成在諸經亦屢有論説而忽改此兩禘又復以圜丘與郊分兩禘名其在諸經傳别無考據然且註郊特牲大傳諸書以周郊為魯郊以長至日為

春分日以魯啟蟄之祭為報反之祭又且襲緯書邪說稱天帝為曜魄寶蒼帝為靈威仰赤帝為赤熛怒白帝為白招拒黑帝為汁光紀黄帝為含樞紐則不通之中又涉妖妄其從而闢之宜也第王子雍作聖證論謂天帝惟一不得有六則爾雅明有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諸稱即詩傳稱皇天旻天亦然如謂五行助天帝分時以行化育可稱五佐不可稱五帝則周禮太宰大司徒諸職明有祀五帝掌次祀五帝掌裘

掌牲諸文即家語亦明載季康子問五帝文史記有宰
我問五帝德語其于五帝之稱未有異也如又謂五帝
是五人帝不是天帝則考之明堂月令諸書皆有五天
帝如青帝赤帝類而後有太皥炎帝句芒祝融諸人帝
人臣以配之故方明祠五帝則但繪五采色于木以為
之主而秦漢以後凡祀五時第分設五方一帝主而并
人帝亦去之此正古祠五帝之顯然者祇康成無識誤
以出帝為感帝且妄引春秋緯文耀鉤諸稱以當五帝

則謬戾之甚非謂竟無五帝也至謂圜丘即郊郊即圜丘世無不羣然是之而予獨不然者夫圜丘與郊俱是天祭而非禘祭則王說甚當然不可謂圜丘與郊無分別也夫圜丘祭天天子之禮豈可與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下及侯國者同年而語且圜丘泰壇也四郊有泰壇乎即曰泰壇者天子之郊侯國自無之然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在天子不廢未聞畿内四郊皆圜丘也夫亦惟圜丘祈穀明屬兩祭且明屬兩地鄭氏以為

皆禘而溷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溷而不為之分則魯郊直周郊長至直春分報反之祭直祈穀之祭大亂之禮也吾故曰俱不是也

問漢志士禮即儀禮也然不知何時始名儀禮而朱元晦謂儀是儀書更須有禮書又云儀是細禮禮是大禮則直分儀與禮而二之矣此何據也

士禮稱儀禮誠不知始于何時然在漢時即有容禮之稱容禮即儀禮也據漢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

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頌即容也詩傳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魯仲連傳鮑焦無從頌而死謂不從容而死故漢儀有二即以容貌習禮而郡國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即容臺命后蒼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為容臺禮又名容禮賈誼引容經文即容禮後漢劉昆為梁孝王後少習容禮皆是也若朱氏之說則襲陳振叔所言且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漢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兩名為一名則直

不識儀禮之本容禮而妄為是言夫賈生引容經有兩經劉昆習容禮有兩禮乎

然儀禮漢又名古經朱氏遂定之為周公之書顧未嘗謂是二戴禮也先生謂四十九篇俗名戴記者不是戴記而反謂儀禮是戴記有明徵耶

四十九篇非戴記予前已辨之不必再贅若儀禮是戴記毋論漢志鑿鑿即儀禮卷首明載二戴及劉向篇第異同在前故宋陳氏曰永嘉張淳所較乾道中章貢曾

逮儀禮有目録一卷謂大小戴劉向篇第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較定識其誤而為之序云云則在宋時亦尚有知儀禮為二戴記者朱氏或不識耳予豈可無據而云然也乎

問古有墓祭先生辨之極詳而蔡邕于車駕上陵時反謂古無墓祭以致魏黄初間皆祖述其說此是何故且有謂周冢人職墓祭扮后土尸此初塟時事後此無祭也其説是否

兩漢純用墓祭大抵祭祖宗皆在陵園而宗廟不備不惟同堂異室大乖典制即西京洛陽且有不具寢室者故蔡邕言之魏文述之不為無故而宋儒如程頤張栻輩真以為無墓祭而戒之陋矣若冢人為尸原有兩等一是甫葬之祭則為尸小宗伯職所云成葬而祭墓檀弓所云舍奠墓左是也一是平時祭墓則又為尸冢人職所云凡祭墓孔疏所云凡祭非一祭是也如此則不止葬時事矣

然二鄭說禮謂凡祭非甫塟之祭然亦非平時祭墓

謂有所禱祈而然後祭非恒禮也此說何如

二鄭註經多依違彼亦疑墓祭之說在三禮無明文因不敢直言有墓祭而曰禱祈以依附于祭法去祧為壇有禱則祭之語夫先王始塟未嘗祧也壇墠與墓不可同也壇墠可禱墓不可禱也若謂墓即壇墠則曾子問望墓而壇既有墓又有壇為非制矣士子解經貴在通洽何可使觸處有礙如此

然則檀弓曰古不修墓又曰易墓非古何與

古不修墓謂封墓當謹之于始堅固不壞勿致再修也易墓非古者謂墓傍之地勿薙草木使可長養如邱陵望而即辨也故舊註明曰夏殷以前墓而不墳必使草木如邱陵而後可辨則不修不易正重墓之至必令堅固可識並非拋棄墳墓蕪穢不治之謂而以此為詞更無理矣曲禮曰士去國曰奈何去墳墓也檀弓子路去魯顏淵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

哭展墓而入其重墓如此

問書小序出于孔壁不出于伏壁而今忽入之伏書二十九篇之内此始于明代羅喻義妄言先生已辨之詳矣但近有攻古文者謂史遷作本紀早有書序而馬融鄭玄不見古文尚書者獨能註書序則豈書序果不與古文同出者耶

書序與古文同出而不與古文同行方史遷就安國受古文時但得古文書序一篇及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

滕諸古文説而不得五十八篇之本因古文壁本已獻內府而别以篆隸所書一本藏之于家未經行世遽巫蠱事發安國且尋卒矣史遷祇得書序本與泰誓蔡仲之命二篇本急採入史記而書序則全載之且自傷不得古文本故于五帝本紀論有云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蓋傷古文之不行而特為表出之也則是書序古文同出孔壁而書序則在史遷時已早行世馬鄭所註雖屬杜林本然豈有不見書序者且馬鄭仰扳古文謬指

杜林本為先師安國所傳而無學之徒反謂其不出孔書而出伏書則不惟不讀書無據且大非馬鄭註序之本意矣世攻古文而不勝則轉攻孔傳則亦其一端也嗟乎何苦為此

李氏桐鄉官署寓書問樂并書

李埰拜白埰自聞樂歸怳然叵測其涯涘第覓能歌者問歌法能簫笛者問簫笛色譜以與樂録相質對乃覺洋洋當前因思昔年繙閱前人樂書如覩岣嶁

秘跡不可識認今將何如尋之桐鄉地僻無書僅得律呂新書一帙觀訖不覺長嘆毋論其截管旋宮錯紊不合即使盡合而全不明五聲如何奏八音如何作毋乃古聖之樂以眧聲容後儒之樂徒登翰墨古為雅樂今為啞樂耶然總由未嘗實知古樂而反謂今世所傳皆淫聲俗調無與樂理于是相沿器數之說占夢藏鉤牽裳鬼國殊不知古人所謂鄭聲淫商紂靡靡之樂皆以其樂章與樂聲多淫蕩不雅馴耳

非謂與五聲十二律之法有踰軼也使五聲十二律可以出于古人之外而別有樂則當日之制樂者亦不可謂之開務成物者矣即如今世北曲不同南曲南曲不同小調然工尺七調無弗同也使有出于七調之外則七調亦可廢矣使七調出於古所傳五聲十二律之外則制樂者必非聖人而五聲十二律亦可廢矣譬之衣冠創制以來古為纚縰今為幧幘古為縫掖今為襴衫以至各朝各代興尚千萬不同而

冠制以覆首衣制以稱身無弗同也使此制有不同則制衣冠者尚可為開務成物之聖人哉此樂録有貞淫而無雅俗之論真可為開天弘識而一洗千餘年之聾瞶者也反覆研究乃信孟子言今樂猶古樂深明樂理而學者以為古今樂本各殊孟子姑為是說以引齊王則大夢矣至于旋相為宫隔八相生自漢至今夢中說夢乃樂録豁然大明且天地定數不煩牽扭此豈才子經生慧思可到葢古樂自此將復

而天縱之以明斯道者也㳂也何人幸聞餘旨吟咏之下形神皆快謹將未盡解者一一拜問以求指教或將來可置身太常之側與矇瞍一考正焉未可知也謹條列所問數則于後

問定聲錄分註云宮為濁聲為宮宗為清聲為徵今按竟山樂錄一卷宮字是宮聲中濁音宗字是宮聲中清音查宗在東韻本屬宮則為徵徵字或誤也

東冬皆宮部即五部之一也其為宮部者以收韻時返

諸喉而入于鼻也則宗字收韻亦然固不待言矣祇宗之起字則又在齒舌之間齒舌音屬徵則為徵所云宫之徵者非耶後李氏自註曰宗為宫者韻也宗為徵者聲也更明白

又問定聲録云舊譜謂瑟第一絃黄鍾中第十四絃黄鍾清第二絃大吕中第十五絃大吕清第三絃太族中第十六絃太族清推至十二律皆然是内十二絃皆為正外十二絃皆為清矣今讀聖諭樂本卷則第一絃為黄鍾正至第八絃為林鐘為黄鍾清是

只十二絃而十二律正清皆備不以內為正外為清也舊譜之說似與此相反何為引之况十二律無皆有清聲之理乎

正清者濁清之謂也兩聲有清濁而高低相同謂之正清則十二濁絃以十二清絃配之秖以絲之粗細分聲之清濁雖屬多事然非有礙理也此正所謂竪列之則一聲是一聲横列之雖千萬聲猶一聲也葢論其正法則十二絃自分清濁如十二律然此樂本之說也若推

廣言之則內外絃各有正清絃異而聲同如舊譜然此定聲録之説也皆是也如謂清聲祇有五而無十二則琴七絃祇二清至寡與至多都不合矣大抵古人造器迂而近拙令人造器簡而漸巧考古皇造瑟之始本是五十絃黄帝使素女鼓之改去其半作二十五絃及秦時蒙恬為箏又去其半改作十三絃所云破瑟為箏是也古製繁重積漸減損繁者不適用減損反適用如編簫無用單簫有用大瑟無用五十絃小瑟有用中瑟二十五絃小瑟

五絃以五聲應曲不知所始　蓋古人以一器為一聲故必多絃多器以為備數而不知聲之旋轉全不在此也以此而推必古人造瑟時疑聲有多數如京房六十律之說故先以五十減至二十五要是古人迂拙後漸巧利此定論耳

前曾問先生云大抵瑟內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先生以為是乃又分作兩十二律此何故耶

內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此是也若謂作兩十二律則雖分外清內正而實則雜用之皆可應曲無所分別故

莊子曰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淮南子曰調瑟者鼓之而二十五絃皆應如一歌聲在第一絃黃鍾中者即以第八絃林鐘中應之不然或以第十四絃黃鍾清應之又不然或即以第二十一絃林鐘清應之無所不可蓋六十律有高下故不通此兩十二律無高下故皆可應也今太常樂器琴十皆七絃瑟十皆二十五絃無大瑟小瑟然其五聲十二律相配處總無礙理雖說謂虞舜有十五絃之瑟晉時郭璞造二十七絃之瑟則以五七十

二聲數校之便不合矣諸詳見前一條内

又問六四一絶起上字為上四字一絶起上字為入

蓋言上字二字方得聲入字一字便得聲也然其曰

六四上者豈皆指笛色言乎且上入字七音皆可用

何以指定六四上乎

六四上是指笛色言其指定六四上者是借笛色之六

四上以為法而言

樂録曰五聲九聲是竪列一層髙一層則七調自低

而高四字調當為至低四字九聲由低而高則正四字當為至低乃竟山樂録曰借如有歌宫調曲者于此其首字偶低此以四字應之而聲在四下凡四下初起之字未經圜轉雖其位屬徵羽而聲下于宫實非宫調夫笛色步位四下雖是工六環接以低而高然九聲遞上終高于四即或羽壓于本宫不得高而徵固高也今云云何也

五聲之以宫為低也此以聲言之也九聲之以工六為

下者此以簫笛色言之也聲之高下本無定以竪言之則宫低于商以圜轉言之則宫反高于羽矣簫笛色亦然以竪言之則四高于工六以圜轉言之則工六又高于四矣其稱高低上下並無一定然而非䨓突者仍不亂也

十二律相生之法黄鍾隔八生林鐘為黄鍾清林鐘隔八生太蔟為商太蔟隔八生南吕為太蔟清南吕隔八生姑洗為徵則器色譜皆宜從之如四生伵伵

生上上生仩仩生工可也而乃曰笛色譜以正生清除七得八以清生正除八得八如宫生宫清以四生伵宫清生變宫以伵四生乙則林鐘又不生太蔟而生大吕矣變宫生變清以乙生亿變清生商以亿生上則夷則又不生夾鐘而生太蔟矣兩相違拗何也

此係器色與律法稍不同者大抵生聲之法祇隔六隔八二法然而隔六是隔五隔八是隔七以五聲言之則除五聲而第六聲與第一聲相應是隔五也以七聲言

之則除七聲而第八聲與第一聲相應是隔七也此器色與律法皆同者也秖律有十二管即有十二名故第一管隔七生第八管皆黄鍾聲也然而黄鍾不再生黄鍾而生林鍾謂之黄鍾清第三管隔七生第十管皆太蔟聲也然而太蔟不再生太蔟而生南吕謂之太蔟清而簫笛色即不然簫笛秖六穴而立七名自四乙上尺工凡六以環至于四雖已隔七聲而四仍生伵乙仍生亿縱四伵乙亿其聲之清濁不同而生聲與受聲者俱

在此穴則與黄鍾林鐘太蔟南吕可隨地易名者早有間矣因之生聲之法凡器色一如律法無所分别而至于環宫如所云清生正者則不用十二律生聲舊法而祇存七名直去伵亿仩伬仜五高字而不數聲而數字乃有隔七字而生正之説據其實則猶是一調正宫為黄鍾二調變宫為大吕而每一調終則移高一調而要與十二律生正之法截然不同葢律用十二管此用六穴律用十二名此用七正五清共九名而又去其五焉

得相合觀十二律相生之法則黃鍾生黃鍾清黃鍾清生太蔟而此以黃鍾生黃鍾清黃鍾清生大呂則顯然相悖不必較生法而然後知其有違拗也向輯樂錄時因笛色工師指授笛色七調譜偶作是言而採錄及之乃不明言環宮生聲之殊與減穴減字之別有其說而混淪載入宜其戾也此皆不足較計者也後恕谷有器色相生環宮二圖見李氏學樂錄中

隔八相生之法以正生清甚合若以清生正則宮清

生商商清生徵徵清生羽羽生變宮變宮清生角揆之先生辨律吕新書所言宮生商商生角角生徵徵生羽不同何也

宮生商商生角角生徵徵生羽此圜轉生聲之法旋宮之法也旋宮必相接成聲故律吕新書以宮生徵為宮徵相接則戾甚矣若宮清生商商清生徵徵清生羽云云此律管生聲之法較律之法也較律不較聲則聲任律生即如史記所云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又

一生法矣蓋十二律生聲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也聲生聲冬水生春木春木生夏火也不可同也

定聲錄載還宮圖譜謂中呂一調七律而窮無五清蕤賓一調六律而窮無五清而竟山樂錄云中呂為宮則以次圜轉應鐘為羽姑洗為徵清為六調蕤賓為宮則以次圜轉黄鍾為羽中呂為徵清為七調不同何也

十二律惟黄鍾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中呂蕤賓在上層

者皆有調謂之七調至姑洗以下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律不立調若中呂蕤賓但無羽聲變徵清耳非無調也若無調則五調止矣何名七調乎

李氏舟次寓書問樂并書略

埰歸舟徐理先生教言惝怳若失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侯芭獨篤信焉其書至今傳人間周濂溪通書今日讀之亦秖平平然二程表章尊禮遂為一代儒宗先生高著非此可倫禮編精核直補周末亡

籍躬行君子所必過而問者經書于漢宋外剔發幽
隱刋正譌錯則經術之士必來取則至于詩文高妙
超唐而掩宋裒然為當代文章之宗其必傳于千秋
固無待人標榜也況以棣之無足輕重者哉然棣于
躬行經術文章三者少曾留心而拘墟自愧得接提
命實聞未聞至樂則今古無從質問巳分置之高閣
乃忽得傳受遂覺元音在前此雖畢世千秋豈能忘
此教澤哉近閱陸氏思辨錄頗有解釋敢舉論學者

數條別載并論樂一條敬問云云

堺問陸世儀道威思辨錄云太常有雅樂部其樂工能為雅奏禮樂志記其搏拊之法琴中取聲止用實聲散聲並不用吟綽汎音之類想古法當去此不遠堺習樂後亦疑琴中吟猱綽注則自為一音難與衆樂器相和道威所論或琴在正樂中亦止當用工尺五聲與彈三絃琵琶等法仝耳何如

曰絲部惟瑟器能備正變清濁之音以其絃多也下此

則自琴七絃以至五絃四絃琵琶三絃鞉二絃提琴其有實聲散聲者則但以實散聲應之如絃數不足或隨便接遂則不得不攙用左指之音以虛作實觀二絃提琴純用搎綽而亦能與衆樂器相和豈琴之吟汎而反不然此又矯枉過直矣但道威此說一破庸俗有聲無詞之習是深于審樂者其說不可不存耳

李氏京邸寓書問樂并書略

㮚前奉寧府五聲歌訣及相生旋宮諸圖原屬屋漏

郄明難窺天地不意先生深以為是也或者此事真可以承先生之傳乎其後五六卷并録平日承教先生之語取其于樂有關者考訂入之未竟也蓋律呂前人譌舛先生已辨明之今承之者祇欲徵實用耳何如云云

堪問律呂之學某于簫笛色工尺相配已稍諳矣獨琴學未稔其于五七聲相配處可得聞乎

曰先贈公能彈琴故先伯兄仲兄皆有琴器且亦解彈

僕幼思效之因遭亂之早便無暇及此而斯技亡矣家中向有前朝潞王所斵琴蓄為珍器及潞王北去後仲兄亦輟彈并其琴亦沈之浙河器且不存安問音義但其絃位則先贈公曽道之大約簫六孔而有七聲琴七絃而反止五聲竹是天地自然之音而絲則全以人為之其絃數聲數可以隨意寡多而先王造器絃用七而聲反用五以是知三代以前有五正而無二變此亦一驗也五正者一宫二商三角四徵五羽也六者一之清

即宮清舊名少宮七者二之清即商清也舊名少商三角四徵皆無清絃而以本絃為正清如逐聲至七絃後又有高聲則重彈三絃以應之再有高聲則重彈四絃以應之是以本絃為清也九聲備矣其五絃不得兼清者一則調聲至九聲而足一則六絃即宮清藉此以間之否則羽與宮相接恐亂音也此右手散聲法也舊曾舉陸道威樂說來問謂太常雅樂部只用散聲實聲此正散聲也若左手實聲則凡大小絃相間或間一如一三九徽三一十徽或間二如一四十徽四一九徽類處處以

散彈與實聲兩兩相應舊謂之一正一應雖不定為何律正應而兩聲齊出皆得與正清為一例則隨本絃之聲而定為宮徵猶之本聲也然則太常樂奏祇用散聲實聲者雖其說大不足據然亦見和聲之法與絃鼗略同其不如尊師之專揉擦而薄散汎則清歌遺意猶從此可彷彿也

琴中聲如何

舊論琴五聲原以一絃為宮六絃為少宮此頗近理後

又以三絃為宮以為宮者中聲也自一至五則三為中且此絃稍怪以小間言之其在十徽者七五六四皆一散一實兩兩相應而獨散五與實三則三不受應而遷至十一徽間覺有翹然不屑之意故以為中然仍不合者以五聲之次從三至七則一二為何聲濁者不能為清也且角徵有兼聲而宮商反無有未可訓也

明工部李之藻論樂律亦多惑太常雅樂部說謂中聲在九十徽間此本之鄭世子樂書而輾轉致誤者夫徽

以汎聲為主凡定㣲之法必以汎之有聲處定之為㣲每絃十三聲外皆歇絶無聲故十三㣲者天地自然之十三聲也豈有十三聲中不取首尾兩聲與中一聲而反取第九第十聲者假以實聲言之則任舉一絃皆當以第十三㣲為中聲蓋其聲自低而高凡一調中之九聲每絃俱備故即一絃而可以立一調可以合萬曲與簫笛之高下並同然而不謂之中者以一絃止一調謂之宫可謂之商亦可也假以汎聲言之則當以第七㣲

為中聲位既正中而聲又較衆為最大然而亦不謂之中者以一聲居中而上下環應七絃皆此中不能定為宮之中商之中也則是絲無中聲必求其中則散聲以一為中汎聲實聲則隨地取中其必以九十徽為中聲者此由太常樂奏止用此二徽而散聲與實聲相間到底故云非古法耳

太常琴色譜與今學校所用琴色譜皆有據否

太常樂譜僕不能細核若學校所用釋奠文廟者則大

不足據大抵只用散聲實聲兩聲而于九十二徽中又只用十徽一徽而他並不用不惟非中聲兼亦非樂天下有七絲一器祇用兩聲一徽而可以成聲音立樂章者乎乃釋奠有迎神曲名曰咸和即宗樂也其于大哉孔聖大字則于四二十徽連作四聲而撮一聲又于四二去徽即散彈也單作兩聲而撮一聲又于四二十徽連作四聲而撮一聲共十三聲乃又從頭再作合二十六聲而大字始畢若此者可謂聲乎乃以此至終凡一曲三

十二字皆專用十轍一轍作五小間勾凡七百八十聲以終其曲無調無字無陰陽平側無高下清濁無抗墜勾矩曲折縱止嘈嘈棖棖任三十二字七百八十聲而祗以一轍當之嗟乎天下有七百八十聲只作一聲而謂之為樂末之聞也然且謂中聲在九十轍間夫止十轍一轍而誣以九轍九亦不受也故曰雅樂不足據此其一也

又問某于樂舞亦知得大概近考孔廟大成之舞即

趙宋化成天下之舞元祐間哲宗命樂正葉防所撰者也義取揖遜彰宋受命之符故多以謙辭為容而用之孔廟不知何意且其謙辭之容何似也

考之宋史葉防撰朝會二舞儀其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自正立正揖合手上下左右顧揖及蹲舞外以卻身為初辭左手推後為再辭右手推前為三辭三辭已畢又以俛身相顧為初謙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側身右垂手為三謙三謙又畢于是曲躬而受之謂之一

變其二變三變雖小有異同而大概如此此其說謂宋有天下本于揖遜故造為此節每變皆具三辭三謙之儀以像功德當時用之朝會范鎮楊傑輩已譏之況用之文廟則無理之中又無理者明萬歷間工部李之藻疏請更定而廷臣無學不能變易以至于今此亦孔廟禮樂一大憾事也

樂有樂曲舞曲舞曲之不同凡樂先登歌次歌奏次合作皆非舞曲則孔庭三獻宜有舞曲在樂曲之外今以宋授

受之舞揚于孔庭已不倫矣乃又不别製舞曲而即以歌奏配之豈大哉孔聖道德尊崇曲中有辭讓意耶何以至此

李我存即李之藻也曰古舞定立四表三進三退武取六伐止齊文取六爻變化文俯取諸陰武仰取諸陽文先舉左手足武先舉右手足文則左旋武則右旋雖皆就揖遜征伐而擬諸形容然必動盪迴旋以出之近世舞法失傳太常雅舞立定不移微示手足之容可謂舞乎然

且古文武二舞干羽不分舜作韶樂本用文舞而誕敷文德之時反用干羽周制釋菜習舞則君執干戚以就舞位故曰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今舞法既無行列進退而又僅把籥翟屏棄干戚此謂之有文無武近于婦人之樂將夫子當日却萊夷墮三都有文事又有武備之聖人而一以側身拱手盡之則沿習之陋也

經問卷十三

經問卷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文輝先生仲兄與三先生之子康熙癸酉舉人京師寓書問

德清胡渭生字朏明著易圖明辨一書中有引及我家之書以置辨者

原舛編云數不得為圖衍不得為畫二句真千古格言顧其說有不盡然者余不可以無辨謹按大衍者

揲蓍求卦之法也大衍之數出于天地之數而非即
天地之數蓋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凡天下之言數
者未有外於此者也大衍之數則惟易有之範不得
而有之也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志
據劉向父子洪範五行傳以推災異其所引左氏陳
災傳說蓋劉歆取大傳之六七八九十以續洪範之
一二三四五而為生成妃牡之數意主洪範初不為
易而設即其末舉坎離二卦亦以證水為火牡火為

水妃云爾終于大衍無涉也惟律歷志言備數則引易大衍之數五十言鍾律則引參天兩地而倚數言歷法則引大衍之數四營之象而以天地之數終焉大抵五行主洪範則附以春秋而不及大衍歷律主大衍則附以春秋而不及洪範攷厥源流區以别矣故劉説雖未嘗有圖而圖實在其中藉令繪以為圖亦但可名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曰大衍圖何也蓍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無配

耦也今試就筮法而按之自四營成易以至十八變而成卦格中之所陳版上之所畫孰為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耶孰居北而為水居南而為火耶方者圓者單者複者皆安在耶而原舛云其形其象原自如此吾所不解若乃竊之為河圖則固有其形其象矣生成南北方圓單複一一不爽如宋人之所說矣幸彼不見鄭註苟見之則援以相證更增一重金湯之固矣然而天地之數終不得為河圖者則以大傳

無明文而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蓍而不可以畫卦也毛公惟知數不得為圖而不知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不可混而為一惟知衍不可為畫而不知鄭註乃劉氏洪範五行之數非伏羲大衍四營之數也長夜始旦明尚未融此予之所不能無辨也總之康成以九篇為河圖久已認賊作子而復據生成配偶之數以註易遂為僞龍圖之嚆矢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摶乎何尤毛公惡宋太過故其立言往往

刻於宋而寛于漢夫豈平心之論與

予説經之書行世頗久從無有起而相駁難者初以為幸繼而疑之又既而惴惴不能已天下無日説諸經日進退儒説而其中無一非者此可疑也特予痛六藝晦蝕不憚取儒説之禍經者力為考辨其間開罪諸儒不知何等雖此時是非未定萬一予死之後同異頓起異者執無何之説乘間以入而同者急不能决則經禍烈矣此可懼也所望世之有學者責我未備一趂予尚在

可以改過一則徐理其說令彼我各罄或不致究詰出入庶得泯他日同異之見而引領無有令朏明吾故交當日在益都師相宅曾為主客乃以辨易圖是非謬及予著予忻慰實甚謂從此可以覘吾所學庶幾改悔而披讀再三似乎不能無誤者謹就其所辨而條答如左

原舛編者予所著河圖洛書原舛編也數不得為圖二句予原舛編文也予以為河圖不傳今所傳圖實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而陳摶竊其說而為之圖者

今傳河圖

陽一陰六北　陰二陽七南　陽三陰八東　陰四陽九西　陽五陰十中　共五十五數

鄭康成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大衍註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無耦陰無配未相成也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故曰大衍之數不可為圖即欲為圖亦當名大衍之圖而不名河圖此其說未有害也向使朏明非吾言明指其果為河圖有證有辨亦何不可乃枉蒙見許稱為格言而又云說不盡然則入室而操其刃

矣

乃其開首云大衍之數出于天地之數而非即天地之數似乎有誤夫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天數之一三五七九與地數之二四六八十合計之為五十五也大衍以五行氣并（氣并見後）減去其五且又以天地生成之數生止于五成止于十故曰大衍之數五十是五十有五固天地之數即五十亦天地之數未可分也此言似無誤而實有誤也至云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則誤之甚夫

所謂五十有五者謂以一二三四五合之六七八九十而有此數也洪範五行止有一二三四五而無六七八九十則止有十五數而並無五十五數此惟易闡大衍取五行生數加之五行之成數而然後有此令試以相詢洪範有成數乎洪範五行有六七八九十乎然則天地之數大衍有之洪範不得共之也若云大衍之數洪範無有則第知洪範無五十而不知洪範無五十五猶見晚矣

乃又云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則誤不可言據漢書五行志惟有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文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句此即洪範本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句而合以孔傳皆其生數一句與康成大衍註見前有于北于南于東于西于中及成水成火成木成金成土及一并二并三并四并五并者截然不同志文與註文見在也乃以兩書見在可以明証者而開口數語便寃誣至此則凡註經者人人自危矣經學從此不

可問矣然且曰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夫康成註四象未嘗與大衍同註此可不必辨然其文則猶在也鄭康成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四象註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請諦觀之此四句可是本五行志五句而為之者乎漢志無方位鄭註有方位漢志以殺為成鄭註以生為成一納一鑿見後且鄭說皆本夫子本文而敷演之見後康成雖後于班固劉歆而夫子實先于漢若以一水二火數目相同謂註襲志則洪範本文早有數目何志之

有

乃又云志據劉向父子洪範五行傳以推災異其所引諸說蓋劉歆取大傳之六七八九十以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而為生成妃牡之數則是辨者亦知劉氏父子取易傳以續洪範一如予前所辨者則予說可信明矣且亦明知洪範之說原本易傳是五行志本大衍註非大衍註本五行志又明矣辨者之說于是乎稍不伸矣乃又云生成妃牡意主洪範初不為易而設夫大學引

康誥自意主大學必不為康誥而設此何待言然而猶言之者吾揣其意謂班氏漢志本之劉氏五行傳劉氏五行傳本之易傳而康成大衍註則又本之班氏五行志志以生成妃牡闡發洪範非闡發大衍康成不得竊作大衍之註故反復言之而不知此又誤者劉說本易傳班志襲劉說而康成大衍則與劉傳班志了不相涉前亦既言之矣彼徒知易與範二而不知易與大衍不可二徒知五行志取易傳而不知大衍之註正本易傳

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即大衍數也天地以五生五成合為此數而大衍取之是天地以生成之數為大衍數也夫子之言大衍者本如是也非康成註也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亦大衍數也天地以五數之位各令相得使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兩兩并合而大衍取之是天地以并合為大衍數也夫子之言大衍者本如是也非康成註也然則康成是註實本夫子而誣之曰本五

行志不惟誣康成并誣夫子矣

且其所云生成妃牡意主洪範其言似無誤而仍有誤者蓋此註春秋非註洪範也漢志引春秋陳災而及裨竈之言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必至五十年而陳始亡于是引大衍之文以解春秋妃五之數一襲夫子五位相得語志文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妃配也一襲夫子天一地二語志文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謂夫一配五而成六二配五而成七三配五而成八四配五而成九

五配五而成十皆以妃五為五行相成之數一如夫子之言大衍者而其說則與夫子大衍箕子洪範皆大相反夫洪範有生無成而此則有成洪範有生亦不必無殺而此專主殺志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文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　陽奇為牡陰耦為妃一為二牡水尅火也三為十牡木尅土也五為六牡土尅水也七為四牡火尅金也九為八牡金尅木也其奇複配耦實皆主尅殺之數以解陳亡壹若與洪範五生本意遠相戾焉何則意在

解春秋而非有他也若謂康成并合本此妃牡因有鄭註本漢志之說則康成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註見在也康成地六為天一匹也天七為地二耦也地八為天三匹也天九為地四耦也地十為天五匹也註試與志文相對較果相合否註以生成為配耦故一與六并二與七并餘做此志之生與成不配耦也註以相比為并合故西北之乾與北坎合東南之巽與南離合志之左比與右比不并合也且註無正雜錯對之理而志則三與十對五與六對七與四對註無怨偶仇合之事

而志則震與土合土與乾合巽與金合是志之與註實

悖且反而以為註本于志是猶逐飛者而責之走誤之

誤矣然且曰坎離二卦妃牡之証夫八卦正維固屬恕

偶然而大衍豈如是乎

乃又云惟律歷志引大衍之數則律歷志之引大衍一

以著數驗黃鍾之實一以天地之數起置閏之法不惟

非洪範并非大衍此固不必援舉以相較者乃又云五

行主洪範則附以春秋而不及大衍律歷主大衍則附

以春秋而不及洪範則五行志不及大衍亦何待言若云律歷主大衍則又誤矣夫歷法自有機軸何曾以大衍為運轂之宰大學引康誥非以康誥為大學主也且律歷所引羣經雜出亦未嘗專附春秋與五行等也況源流二字所繫極重康成註不本漢志不得謂漢志是源劉氏五行傳無大衍註不得謂大衍註是流若謂五行志是洪範源流律歷志是大衍源流則未免又誤夫洪範五行自為本末理固有之茍曰大衍宗律歷大衍

不受律歷宗大衍則雖伶倫大撓其能向文王孔子而受此數乎

乃又云劉說雖未嘗有圖而圖實在其中藉令為圖亦當名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而斷不得名之為大衍圖則誤極矣夫大衍之註之可為圖者以為天一在北可繪一于北地二在南可繪二于南也今劉氏但云一生水二生火則不知其一其二其水其火繪何處也以為六與一并則可繪地六于北一之傍七與二并則

可繪天七于南二之際劉氏取大衍之數以續洪範而曰以天一為火二牡則水火並峙繪何後先以天三為土十牡則土木雜出繪何分合夫善讀書者必使聖人之言耳可得聞目可得睹而後口可得而言況明明為圖不惟目睹必將指畫而乃目不經睹指不經畫徒口言之曰圖在其中且又曰當為某圖不當為某圖則以大衍註為大衍圖而有形有像尚為可解何則圖即其形像也以劉氏說為生成圖而欲以形之欲以像之則

吾所不解何則圖不得也故摶所為圖吾初曰大衍不當為圖縱欲為圖亦當名大衍圖或天地生成五行生成圖而不當名為河圖今吾反其言曰縱欲為圖必當名大衍圖而不得名河圖與天地生成五行生成圖葢生成并合已在大衍之數中而不得專以名也是以大衍之數定則大衍之名亦定數定于五十多亦此數少亦此數夫減五十之數為四十有九而仍名大衍則多此可知也大衍之數定則大衍之圖亦定數定于五十

多亦大衍圖少亦大衍圖夫八卦環列直去十五數于
中央而畫八卦者不以為闕則多亦可畫少亦可畫也
若云蓍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配耦則蓍無五行而蓍
之數有五行一為水二為火也蓍無方位而蓍之數有
方位天一在北地二在南也蓍無配耦而蓍之數有配
耦天配耦而為二十地配耦而為三十也則是水火五
行北南方位生成配耦無一不備其為形為像彰彰如
是而尚云格中之所陳版中之所畫孰生孰成孰南孰

北孰方孰圓並無形像則不知衍蓍之式其所為格與
版者出自何經揣其意不過謂此蓍草中必無是形像
耳夫大衍二字雖解揲蓍然而有揲之者則不必泥定
此數莖之草况曰大衍之數則即此草中有數存焉蓍
是草五十蓍即是數今乃認揲為草正猶認刺人而殺
之者而指之為兵此孟子所不許也乃又曰竊為河圖
則有形有像南北方圓一一不爽則何暗于見大衍而
明于見摶圖有如是也又曰幸不見鄭註茍見之則援

以相証更增一重金湯之固則謂摶不見鄭註而為此圖吾何能爭謂見之而援以相証則竊人之物而能首贓乎未必然也

乃又云大衍之數不得混天地之數則大衍自大衍天地自天地五十之數並不曾混之為五十有五康成無此註予無此言也又云洪範五行之數不得雜伏羲大衍四營之數則洪範自洪範大衍自大衍大衍五行並未雜之為洪範五行康成無此註予無此言也但予就

其說而徐理之則又似有不盡然者夫所謂大衍非天地者必謂天地多五數大衍少五數也夫以大衍少五數而即不得為天地則大衍之用又少一數將大衍亦不得為大衍矣所謂洪範五行非大衍四營者必謂易卦無五行易位無生成也夫以夫子自言乾為金巽為木坎為水離為火則卦有五行以夫子自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并有生成矣然且以夫子所言大衍之數所言四營成易而忽題之為伏羲誠不知出自何經傳

自何師吾恐軒黄至今依然長夜漫漫矣何明融之有至結末云總之康成以九篇為河圖久已認賊作子而復據生成配耦之數以註易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于摶乎何尤則河圖九篇即康成河出圖之註也雖其說不可考然張衡傳云其河洛六藝篇數已定則在當時原有知其篇數者且衡他日上封事亦有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合之為九九之文而揚雄前此擬易則直以一三九為太玄標準則九雖非子或亦不必是賊也

若以生成配耦註易為寇盜之藉則恐滋罪過夫天一地二諸經是夫子言生成五位相得諸經是夫子言配耦豈夫子之言為釀亂具耶或曰夫子所言並無五行一字何以知為五行曰五位相得數不得而稱位也亦無南北一字何以知為于北于南曰坎北方卦離南方卦位不得而亂其方也且世亦知夫子于生成合并之間有微旨乎天一地六既以天一之生與地六之成并為水矣然而以水成水助之已耳夫子復以生水寓成

水之意故乾位地六水也夫子特稱之為金曰乾為金與坎為水合何則金生水也地二天七既以地二之生與天七之成并為火矣然而以火成火濟之巳耳夫子復以成火為生火之原故巽位天七火也夫子特稱之為木曰巽為木與離為火合何則木生火也其為生成并合精密如此若予則衛經心切惟恐儒説之有悖于經而兢兢惕惕日取韋劉王鄭諸是非解釋不暇有何愛惡而辨者曰刻于宋而寛于漢吾滋懼焉

又辨云易有太極一章仲氏易謂申言揲筮之意良是但以分而為二為兩儀揲之以四為四象則其義猶未愜當蓋分而為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為左右即不舍一為太極其將不可分乎安見此兩為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過以左右手四四而數其策即不分為二其將不可數乎安見此四為兩之所生乎且太極形而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皆形而下者也八卦燦然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燦然成列當分二揲

四時正在手中搬運其所謂天地三才四時再閏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兩儀四象則參伍錯綜之餘通變而成文者也四營未畢格中無奇偶之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文又安見為兩儀四象哉輾轉尋繹終未豁然竊意所謂太極者一而已矣命筮之初奇偶未形即是太極迨夫四營而成易合掛扐之策置之於格或五或四則為奇或九或八則為偶是謂太極生兩儀至於三變而成爻畫之于版三奇為

口為老陽三偶為乂為老陰一奇二偶為一為少陽一偶二奇為--為少陰是謂兩儀生四象至於九變而為三畫之小成十八變而得二體之貞悔是謂四象生八卦由是各占其所值之卦爻是謂八卦定吉凶由是吉者趨而凶者避是謂吉凶生大業故下文結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脈絡分明辭旨融徹其為揲蓍之序也何疑總之四象二字苦無定說今既主一行之剛柔太少而

更推得其所以然始知四象與單稱象者不同單稱象者即易書已然之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四象則蓍策過揲之數爻所用之九六及不用之七八是也故下文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章中兩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為聖人畫卦自然之次第以後四象為揲蓍隂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容有二解哉太極兩儀四象之遞生其為揲蓍之序益洞然矣

予向作仲氏易時于易有太極章已為之說曰是故有至理焉極者至也所謂易其至矣者也天地以不二之物而生陰生陽生四時以生萬物此天地之至理也乃易亦有之以羲卦言太極一畫也一畫者理之至也即陽也乾也乃以一生兩則生坤也坤象乾故曰儀儀者則也生坤而陰陽具矣乃取乾坤各二之以成四象如二乾為巽離兊二坤為震坎艮則兩陽兩陰合之為四而于是八卦成焉乃以之推易則乾坤成列為太極陰

陽對聚為兩儀易止于四為四象移易以一卦始以四卦止而以之揲蓍則象兩象四前文可驗也故自八卦成而剛柔相推以之屬辭即以之揲筮通民志而定大業皆在于此此予初解也其後書成兒子從南昌舟中寓書謂是解恐終狃習見通讀前後傳似申明揲蓍之意即象兩象四諸語而重提之以起吉凶大業之能事反覆論辨其言似可聽因改換前說而易所鋟版已有年矣其後蠡吾李生越三千里問樂于予并受諸經去而易係舊本

此一版尚未換也李生亦寓書謂此章似申言大衍專指揲蓍不汎指畫卦全易惟此章稍具其義予見而驚曰天下有神明相通如此書者乎先聖之精意散在人心丹輪將顯而有目燦然無不共睹易義于此為不昧矣今仲氏易中所載換義雖不能盡舉前人所陳合為較辨而其剖習說之惑約有六條假使覯予書者謂其說未是此概舉易理不必作揲筮解則真是真非此時未定吾安能強他人之見必令從巳而乃是予說而復

為變之則似乎刻求矣予仍就其說而荅之如左

據云分而為二為兩儀揲之以四為四象義不愜當夫分而為二為兩儀即分而為二以象兩也揲之以四為四象即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蓋猶是揲筮而前言之今又言之故曰申言使此而非申言則已此而申言則此言即前言前言有當此言獨無當不可解也

乃據其所辨則云分而為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為左右即不捨一亦可分二不必兩為一所生揲之以四不過

以左右手四四而數其策即不分兩亦可數四安見四為兩所生則其認生字恐太鑿矣夫生不必如婦之生子剖其腹而出之也又不必如土之生草木埋根于其下而見苗于其上也葢借詞如是矣故易之一生兩兩生四與老子所言一生三三生九其說正同一不能分三安見三為一所生三不能分九安見九為三所生然而古之言樂律者與漢初之言歷法者其為數皆本諸此而揚雄擬易且復用其數以作太圜以為生數實然

是以宮生徵徵生商聲安能生聲而五數所及則生之黄鐘生林鐘林鐘生太蔟律安能生律而八數所及則生之如必求其如何生則昔有聞律娶妻而責其逆婦閭呂生子而欲驗其産兒者此千古笑話而今復蹈之恐不便矣

乃又云太極形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皆形下者也八卦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成列當分二揲四時正在手中搬運其所謂天地三才四時再閏者特取譬之假象

耳若夫兩儀四象則參伍錯綜之餘通變而成者也四營未畢格中無奇偶之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文又安見為兩儀四象哉則全不明乎主客之說而自為言者夫太極形上兩儀形下則仍是概闡易理之言非申言也八卦成列四象亦成列則仍是習俗說易之言非予所改為申言之言也非客說也夫主客相難則必先明客說而後以主說應之今客說未明矣且辨者亦知分二揲四之時有何天地有何三才有何四時再閏

而歷歷言之此取譬之假詞矣乃申言假詞申言取譬而前譬天地今譬兩儀前譬四時今譬四象有何不可既知前譬爲假詞而今譬則必求其真是申言二字亦且未明何況主客且夫申言者予實倡之門生兒子實啟之然非無據者也律歷志云元始者易太極之首也春秋者易兩儀之中也四時者易四象之節也是志先以兩儀申陰陽四象申四時矣故予解易有太極則曰未揲之先合五十之數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極者

中也未嘗以一為太極也以一為太極者崔憬之言也若夫分之為二以象兩則是太極生兩儀也儀者象也兩儀即象兩也夫子自述其言也于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則是兩儀生四象也四象者即象四時也夫子自述其言也此客說也若如主之所說則必四營成易之後著分陰陽而後謂之太極生兩儀則四營不得為太極且分而為二夫子之言也夫子言四十九策分而為二而此乃以四營之後分陰分陽而然後謂之分二則

其所云四十九策分一象兩者其説安在且四營不可為一也揲四不可為兩也四營而成易不可謂太極生兩儀十有八變而成卦不可謂兩儀生四象也何則數固不相當也且其以老少陰陽解四象者此非夫子之言并非子言也老少陰陽之説起于崔憬不始于一行其説固未嘗不善然而斷不可以為四象蓋四象二字起于象兩象三象閏諸象字而以四時實之謂以歷法譬衍法也故又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皆以四時四象為揲四之解而陰陽老少諸說並無與焉故九家易云四時通變為八卦之所由始不過以揲四之法比之四時之通變而乾鑿度云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則即其比類之言亦且有實理存乎其間以極生儀以儀生象其相生之理未嘗虛也是以虞翻說易即以乾坤為兩儀以乾二五之坤成坎為冬時坤二五之乾成離為夏時坎之二四同功成

互震為春時離之二四同功成互兌為秋時此四象也而于是合坎之三五同功成互艮與離之三五同功成互巽而八卦備矣謂之生八卦則二儀實生四時四時實生八卦此雖非夫子本意且亦非予所云申言之意然其解四象為四時則自夫子至于今猶一轍矣辨者知夫子四象不可有二故又云章中兩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為聖人畫卦次第以後四象為陰陽老少之爻則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容異解其說甚善乃

兩言四象同本于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一語而前後互見反有異解恐未可否若其備舉揲蓍之法自捨一分二以至一十八變其為格為版為口為乂吾不知其與聖經有合與否顧此第自為其說而予何答焉予與朏明未嘗以經論往復憶初主客時曾聞其有古文真偽之辨故予向作古文寃詞成謹寄一本于朏明而未嘗裁答或亦不然其說乎顧予則何敢不答坐隱忍以滋僭悔秖恐譊譊無當徒費筆札為聖學羞則終望乎良

友之訓正也已

經問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孫大森

謄録監生臣沈　浩

經問卷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問三正遞改宋儒俱謂但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先生謂時月俱改歷引其說于尚書春秋諸傳中可謂詳且著矣獨史記秦始紀漢書高帝紀皆以冬十月為歲首而先生謂是漢史太初年所改顔師古註漢高紀亦主其說而明儒又辟之謂原未改月顔氏謂太

初改正非是夫太初既改正則當一如孝武帝紀並遵夏時而史漢于秦紀及孝惠文景諸紀仍書十月為歲首而冠以冬時則十月不改正月冬不改春焉見非秦史本文如是而必曰追改夫追改則何不并歲首亦改之乎

曰歲首是秦一代正朔安得追改其所以追改時月不改歲首者以漢高初時亦用秦正以建亥為歲首為春正月歷孝惠文景皆然至孝武作太初歷始于太初元

年之五月特改正朔以建寅月為歲首一遵夏時而從前之從秦正者其在時月則必當追正之以合為一代之制而在歲首則每歲紀事自有始末必不能改若秦紀則正朔所在尤不當改者則是漢之正朔倡于孝武而秦紀與孝惠文景諸紀之時月直改于太初之史官此在史記漢書顯然可考不當以歲首之不改并疑及時月也蓋改時月不同一是秦改時月謂以建亥月為歲首為春正月建寅月為夏四月此歲首與時月並改

全昉夏殷周改正朔之法如始皇二十九年歲首東游其登之罘時方在冬十一月而改月為二月改時為中春三十一年九月感茅君之謠而改月為十二月改時為臘為嘉平是也一是太初史官改時月謂但改建亥之春正月為冬十月改建寅之夏四月為春正月此不改歲首而但改時月如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然後繼以春正月夏四月則追改其時史記高帝紀漢元年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然後繼以十一

月十二月正月八月則追改其月天下無正朔原文而春夏後于冬正月八月後于十月十一月者此追改者也若夫孝武之改時月則并歳首與時月而盡改之一如秦改正朔之法故自太初以後則行夏之時其為四時與十二月無稍逆者漢書具在可考也

若夫秦之改時月則歴有可驗者往予以茅盈内紀証改九月為十二月事而馮山公又益予未備復舉北魏高允論五星聚東井事以相質案高允語崔浩謂漢元

年五星聚于東井此是謬記考星傳金木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此必有誤而浩未之信後歲餘浩謂允曰前所論者初不注心及考之果如君言此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其所云前三月者則正七月建申月也以建申七月為十月非改月乎予以為然而學人復有疑者謂五星不當聚十月則允言已明其當聚七月則浩言仍未晰也予曰此在漢書已明言之志云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而班氏隨釋之曰以歷推之從歲星也蓋歲星附日而行惟七月日在鶉尾張度則歲星入東井而四星得相比而從之故宋人惟胡安國蔡沈輩力倡為不改時月之邪說而北宋劉攽有學便云此是秦十月令之七月則漢書所紀冬十月沛公至霸上者此漢之十月所云五星聚東井者則秦之十月是必七月先聚五星而後沛公以十月應之秦之改月彰彰也不意明人無學其重刋史記漢書歷將宋明

邪說攙附註內以致是非雜見眞僞錯出嗟乎人若不讀書然書亦何易讀耶

李庚星字白山仁和人問輿地所載必列分野于其首且又有名分星者敢問分野與分星在諸經何所據乎

分野即是分星第分野二字出自周語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語分星二字出自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語雖分星分野兩有其名而皆不得其所分之法大抵古人封國上應天象在天

有十二辰在地有十二州上下相應各有分屬則在天名分星在地名分野其實一也特其說則自古有之而其書不傳惟鄭玄註周禮則云諸國封域所分甚煩今已亡其書堪輿雖載郡國星度皆非古法惟十二次大界所分則其存可言然春秋正義又謂即其存可言者亦不知出自誰說則舊經所據皆已滅沫無可考矣

然則存可言者如之何

存可言者鄭氏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衞也降

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存可言者也然而疑之星紀爲子次在正北春秋正義謂星紀爲丑在東北非是而吳越地在東南上下不合且春秋以前未有趙也此有趙則非古書可知矣且既有趙即不得有晉有趙又有晉亦不可解

今所傳者又如何

若今所傳者則漢成時劉向實造爲分野之説而班氏

取之入地理志中遂為千秋不易之科律即晉唐諸志及僧一行輩皆各為增飾以成其説雖與鄭氏所云相表裏而各有不同如云秦地東井與鬼則以秦分鶉首而鶉首屬井鬼柳之次故云東井與鬼然何以無柳魏地觜觽參則以晉分實沈而實沈屬畢觜參井之次故云觜參其改晉為魏者以戰國後無晉也然何以無畢井周地柳七星張則以周分鶉火而鶉火屬張次故云柳七星張然何以增柳與七星韓地角亢氐則以鄭分

壽星而壽星屬軫角亢氐之次故云角亢氐其改鄭為
韓者以春秋無韓韓地即鄭地也然何以無軫趙地昴
畢則以趙分大梁而大梁屬昴畢之次故云昴畢此其
所合者若燕地尾箕則以燕分析木而析木屬尾箕斗
之次故云尾箕然何以無斗齊地虛危則以齊分玄枵
而玄枵屬女虛危之次故云虛危然何以無女魯地奎
婁則以魯分降婁而降婁屬奎婁胃之次故云奎婁然
何以無胃衞地營室東壁則以衞分娵訾而娵訾屬危

室壁奎之次故云營室東壁然何以無危與奎宋地房心則以宋分大火而大火屬氐房心尾之次故云房心然何以無氐與尾楚地翼軫則以楚分鶉尾而鶉尾屬張翼軫之次故云翼軫然何以無張吳地斗越地牽牛婺女則以吳越分星紀而星紀屬斗牛女之次故云吳斗越牛女然而吳越又分矣揆其大較則劉氏所傳純襲鄭氏之所存而故作變更以二十八星所分屬之次竟改作二十八星以為不用次而用星正可以合于周

禮分星之說其意未嘗不巧然此十二次中諸星每牽連相屬有數星屬一次者有一星屬兩次者其星度嬴縮彼此各見即欲改次為星亦當一準之十二辰分星之次而乃任意增減將星度之牽連者而盡去之則與古法大謬戾矣

其與古法謬戾處可得言乎

他不具論即如吳地斗越地牽牛婺女此人人所曉也乃考春秋傳昭十年有星孛于婺女而裨竈言婺女齊

分齊當受災但以歲星適在齊而嫁禍于晉是年晉平公卒是婺女在齊不在越也又傳云前此商時有逄公者實都齊地有星孛婺女而逄公遂卒以其時無歲星也則婺女在齊不在越即夏商時已然也此真古法也乃校之鄭氏所存則星紀吳越地玄枵齊地星紀玄枵為十二辰子丑相連之次而星紀所分星自斗十二度歷牛八度以至女七度玄枵所分星則自女八度歷虛十度以至危十五度是此一女星而越得七度齊得五

度合為十二度而當時星孛則適在齊五度之內故齊兩受之而劉氏所傳專以女屬越而竟忘玄枵之次之亦有婺女但曰越牛女齊虛危則欲改分星而反大乖其分次之度無稽之學也

然則鄭氏之所存似可據矣

又不然鄭氏所存一本之春秋之傳而傳所無者則杜撰增入全屬傅會如大火宋地此襲襄九年商主大火之傳壽星鄭地此襲襄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傳娵訾

衛地降婁魯地此襄昭七年日食于娵訾降婁之次而解者云從衛地及魯地傳其他則推此而增入之如吳越無次而妄以星紀之次當之且以吳越共一次嘗考昭三十二年傳吳始伐越史墨謂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有吳矣則必吳越兩次越次有歳星而吳次無之故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若吳越同次則皆有歳星誰當受凶且不可曰越得歲也乃杜氏註此亦惑于鄭氏所存曰是年歳在星紀吳越之分吳以

先用兵而故受殃則在占歲之法凡歲星所在我向無敵人向亦無敵未聞人向我則吉我向人便凶也且史墨但言越得歲並未嘗有吳越同得歲而吳先伐而受凶之語况考之是年歲星並不在星紀前此昭十一年傳歲在豕韋即娵訾建寅地也昭十三年傳歲在大梁則三月建辰之地也正義謂娵訾亥地大梁酉地非是歲星十二歲一周天一歲行一次故謂之歲則自昭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剛二十年當在析木建亥之次自必越分析木值歲

星所在而吳伐之並非星紀建子之地若吳則并不知其分何所也乃杜氏又强解不合謂歲星亦有歲差積二十年當差一次則此年陳災裨竈告子産謂自此以後五年而陳將復封又五十二年當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若此年在星紀則五年及大梁又五十二年當及鶉尾之次不當又及鶉火也且二十年差一次則兩及鶉火即當差矣其能五及鶉火乎

若然則鄭劉二説均非古法審矣特劉説儼行在歷

代占驗明載史書自不能外且未聞舍此有他法也劉說幸而載入漢志後凡作史者必遵其說即天下為郡縣志者每開卷亦必曰天文某分野實則與諸家占驗了不相合如斗屬吳分而漢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則越地受災時南越呂相嘉弒其主及太后漢兵討誅之而南越亡牽牛越分而後漢永平間客星出牽牛則吳徐受災廣陵王謀反自殺又永建中客星犯牛女則吳北受災揚州吳郡逆賊略四十九縣此即在漢時亦未

有驗者若其他法則漢天文志以十二州易諸國名而稍變其說如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觽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春秋文耀鉤以北斗七星改二十八星而分屬州土如雍州魁星冀州樞星兖州青州機星徐揚之州權星荆州衡星梁州開星豫州搖星各不同然皆杜撰無理不足道者若費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及北魏

太史令陳卓諸説皆不盡傳而晉後諸家則又從此增飾之下之下矣徐仲山曰分星分野説可廢真有學人語言

金埴字遠村金子藏先生之子山陰人問大學絜矩之道忠信大道固是誠意以絜矩好惡本于誠意忠信大道善則得不善則失凡善與不善俱本誠意此固不待言也若大學之道則近道遠矣此正提道字然反不指誠意如何

曰子第知道在明德又在新民又在止至善便以為不在誠意顧亦知止至善之即誠意乎予于大學問大學知本圖歷言止至善之即誠意知止善得止善之為誠意工夫則言道在明德新民而總在于知止善猶言道在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總在于誠意也道只一道工夫只一工夫道在止至善又在誠意則頃刻之間工夫亂矣善讀大學知本圖則内聖外王内天德而外王道始終只誠意二字惜此說圖反不載當參覿于此葢

愈明耳

沈昌祚字御飄平湖人問檀弓死而不弔者三曰畏厭溺厭者壓死也溺者淹死也獨畏字無解鄭氏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說之而死曰畏天下有非罪來攻而我不為之解說者乎且萬一解說之而仍死將謂之已解說而可弔乎抑仍不弔乎

此漢儒解經之最不通者檀弓畏字原難解大抵畏者患也謂以憂患死也又害也謂害死也第古無畏死之

據惟論語有子畏于匡畏字可証而鄭氏孔氏皆謂孔子自行解說故免于患害遂不主畏字而反主解說字謂不弔者以不自解說致死則誤甚矣夫孔子畏匡未嘗解說即夫子不解說而死亦豈可為夫子罪而竟置不弔此不通之論也夫子畏匡雖同此畏字而不弔之畏實大不同若謂非罪死者總在不弔之例則萬一文王死羑公冶長死縲絏誰敢不弔古敗軍喪身塟絶墓兆然而齊侯弔杞殖魯莊公弔縣賁父何則非其罪也

從來弔法問親疏不問賢否惟此三等之死所云死于非命者則當辨是非而審可否可則弔不可則不弔是此三不弔專以死于非命而又有罪者為言並非死于非罪而又無解說者為言其理易明此不特畏死一條有然假使壓死如顔真卿溺死如屈平申徒狄可以三等例之乎是以春秋有死非命似有罪而夫子許弔者子路是也子路拒蒯聵而死夫子哭之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是許弔也有死非命似無罪而夫子不

許弔者宗魯是也宗魯事衛靈之兄孟縶魯友齊豹謀殺縶魯不告縶而身為縶死琴張欲弔之而夫子不許曰齊豹之黨孟縶之賊何弔焉是不許弔也則是三等之死原有弔不弔之別且專在有罪無罪辨其可否正與儒者解經相反此固論辨所最急者若非命之死不止三等如經死餓死焚死酖死類皆以是推之可耳

胡紹安問朱子以鄭衛詩皆淫奔而後儒非之謂夫子刪詩安有取淫奔之詩以誨世淫者于是祖朱子

者又倡為三百篇詩不必夫子所刪定如宋史儒林傳載王柏之言謂今三百篇非夫子三百篇也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見見前時所傳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而未盡滅者遂取以補亡而世不辨其非也其後金仁山祖述其說即明王陽明茅鹿門輩亦傳道之今淮安閻氏又引此以辨小序之謬則鄭衛詩真淫詩矣豈小序果非朱子果是乎

鄭衛非淫詩豈小序所能辨但真窮經人當就經書一討求之夫詩三百篇原不必果夫子所刪定雖其說出于孔子世家與班氏藝文諸書而予不謂然者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則在夫子未刪定時原是三百未有夫子自刪而可以自定其數且歷歷自稱者也況三百篇什名目前後次第見于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皆與今本三百並同此在夫子未刪定以前事也特是鄭衛之詩則在春秋所傳與他經所見不特夫子刪

後與今本同即夫子刪前凡所引詩皆與今本無以異並非里巷浮薄可增入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引將仲子詩左傳晉韓宣子聘衛衛侯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詩鄭伯享趙孟于垂隴鄭良霄賦鶉之賁賁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詩衛孫林父逐衛君及衛君返國晉侯反為孫林父而執衛君鄭子展賦將仲子兮詩韓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宣子請賦詩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

賦擇兮則朱子所稱淫奔者亦幾幾盡之然且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閲遑恤我後又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又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坊記引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即以經証經凡在經以外者皆不之及而其為鄭衛之詩明明見之今本者且如是也王柏金履祥愛憎之口而陽明鹿門究非經儒故為其所惑令後儒論經須有實據豈可漫無所討求而人云亦云欲護人非反坐已闕耶

又問王柏之言果無據矣今明儒有程篁墩者據漢書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其說何如

此由不善讀書者效讀書而不得其解遂誕罔以誣古經此與吳棫誤讀隋書經籍志而妄謂古文尚書是東晉所出書同一例也夫漢書未易讀也據劉歆讓博士

文本欲使毛詩古文尚書皆立學官故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于屋壁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謂亡詁義但有屬讀也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謂詩與春秋士禮諸經皆立學官置博士有經文而無師說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祇賈生說經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謂說經之師非造經者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謂不能全說或說雅或說頌為者說也孟子固哉高叟之為詩謂說詩也則是歆所讓者謂

詩說駁雜當立毛詩于學官以為經師豈可刪詩禮春秋先師諸字而單存頗有詩三字以誣之曰詩亡乎夫所謂盡者窮也即窮經也窮其訓故章句與傳讀也晉獻曰盡其敵謂窮敵非造敵也為者學也說也論語曰為周南名南謂學而說之非使其綴輯二南也況既讀歆傳必當全讀傳文既讀漢書亦不當止讀歆傳漢書藝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詠不獨在竹帛故也是明云三百五篇秦未燬也又儒林傳東平王

式為昌邑王傅昌邑以淫亂見廢羣臣皆伏誅獨式繫
獄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
授王是以三百五篇諫故無諫書又明云三百五篇在
漢代儒林所朝夕授受未有差也是以漢儒申公在高
帝之時與楚元王同受詩齊人浮邱本周秦間經師而
申公授免中徐公及許生徐公與許生又授之東平王
式此王式三百五篇直受之周秦間者雖此後轅固為
景帝博士韓嬰為文帝博士各有師説分之為齊魯韓

三家之學而此三百五篇則在孝武前並無同異惟毛亨毛萇其說後出故劉歆于成哀之間思立學官因責博士作此文而乃謂三百五篇綴輯之孝武之時此皆不讀書人所言且亦有意曲護人說反不憚誣滅古經改毀古史稍有良心何忍出此

經問卷十五